

◎历史纪实◎

建国大业

王兴东 陈宝光

57

“谢谢润之兄和玉阶兄！请务必转告。”
“一定。焕章先生去了，您要更加保重。”
“谢谢，我会的。”

“这两天，有一只苏联货轮去北方，安全是有保障的。我们派人护航。民盟打算去沈钧儒和章伯钧两个人，民革……”潘汉年不说了，征询地望着李济深。

“嗯……那……我们就去贤初和鸣谦吧。”李济深想了一下说。贤初是蔡廷锴的字，鸣谦是谭平山的字。

“好，这件事请绝对保密。上船的时间和方式由我们直接通知。”

维多利亚港码头上，停泊着许多轮船。其中有一艘是苏联货轮“宝德华号”。它运来的货早就卸了下去，要运走的货也已装好，货轮的吃水线压得深深的，看来货物装得不少，就等着起航了。保密局香港站的特务对这条船观察了很久，没看出任何破绽，于是就丢下它，去寻找新的目标了。

傍晚时分，一位富商带着一个苦力、两个老头上船了。富商中等个头儿，身材敦实，不胖不瘦。五十多岁光景。西装革履，头戴礼帽，眼架金丝边眼镜，嘴叼古巴雪茄，手里拄着文明棍。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。

苦力个子明显高于常人，麻秆身材，背都驼了，走路来有点晃荡。看得出来，不年轻了。穿短袖上衣，敞着怀，腿上穿着灯笼裤，裤腰和裤脚都扎死了。

两个老头都是矮个儿，看样子起码七十来岁。一个瘦脸，一个圆脸，都有半尺多长的白胡子，都穿着灰蓝色的长袍。看不出他们是账房先生还是老爷子。

这样的人，在香港太多见了。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很快地，货轮就离开了维多利亚港，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。

看不到陆地了，四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，富商是章伯钧，苦力是蔡廷锴，瘦脸老头是沈钧儒，圆脸老头是谭平山，都是中国政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。

章伯钧 53 岁，安徽桐城人。早年留学德国。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1928 年与邓演达、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（后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）。1933 年参加由李济深、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1941 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，1947 年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，任主席。

蔡廷锴 56 岁，广东罗定人，字贤初。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。1932 年 1 月 28 日，在日本海军侵略上海时率部抗战。当时，国民党将领都奉行蒋介石的“不抵抗政策”，连日本的法西斯盟友德国驻华武官都气不忿地说：“中国只有一个军人，这就是蔡廷锴！”1933 年 11 月蔡廷锴同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等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1946 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。

谭平山 62 岁，广东高明人，字鸣谦。中共早期党员，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作为共产党人代表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，中央组织部部长，农民部部长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（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）。1945 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。1948 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。

从这些民主人士的履历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的历史多有交叉，渊源极深。

他们正在说笑着，一个中国海员过来了，原来是护送他们北上的中共香港分局的章汉夫。他提醒他们还是要小心一些，不要大意，前面就要过台湾海峡了。

而此时，前方战事激烈万分。

1948 年 9 月 12 日夜，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内，电灯耀眼，烟雾腾腾。

毛泽东抽着烟站在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前沉思。周恩来拿着电报走过来。

“刚接到的电报：东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、政委黄克诚指挥十一纵、冀察热辽的三个独立师、骑兵师今天从建昌营地区南下，开始进攻昌黎、北戴河。同时，东野的其他部队也在锦州一线秘密集结、展开，完成了战役前的准备。”

毛泽东的表情显得极为疏朗，边听边用手点着地图上的相应位置。

“不容易噢，林、罗终于下决心喽！”

作战参谋赶快在地图上标出新的态势。周恩来又读另一封电报。

“香港分局来电：民革的蔡廷锴、谭平山，民盟的沈钧儒、章伯钧，今天乘苏联货轮‘宝德华号’秘密离开香港北上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安排了章汉夫同志一路陪同。”

“好哇，这四位都是民主党派中的大员哪！他们北上，和林、罗南下，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！他们在哪里靠岸呢？”



罂粟果

巛望

◎拍案惊奇◎

124

只有他们才能拉上大宾馆出来的客人，只要拉到外商投资休闲中心，不论是哪种消费，先付每位客人介绍费 30 元，然后按照每位客人实际消费数提成 20%。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。

所以这班司机善于察言观色，在开车时就能判定是本地客还是外地客，要想办法套客人的老底、摸清客人的嗜好，有钱没钱，然后分别把客人往哪儿拉。

这些司机与外商投资休闲中心已经结成了共存共荣的关系，别的司机月收入 3000 元左右，而他们至少在 10000 元以上。

今天司机拉了两个大老板和一个伙计，又是要全套消费的主儿，心里高兴得不行，估计可以提成好大一笔钱哩！

大约开了半个小时，司机把车子稳稳地停住。“三位老板，先领你们看看歌舞厅吧，这里的小姐能歌善舞，还有很多精彩节目，咱们一个个来吧！”

下了车，郝平整理整理眼镜，老胡摸了摸腰间鼓鼓的腰包，小丁把挎包和皮包将持好，他们三人都带着秘密摄像和录音设备，是秘密取证来的。

进了“梦吧歌舞厅”，郝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上次来根本没发现舞池有什么特别，今天一看才知道，舞池是用特制的玻璃做的，不断从地下透射着闪烁的灯光，头顶上的各色彩灯不停地旋转着，五彩斑斓的灯光刺激性地在你眼前掠过。更奇怪的是，每张桌子上也射出不同颜色的灯光，一进门就让人感到高度兴奋和刺激。

音响也很特别，放出的是震撼心灵的立体声音乐，让你沉浸在光的海洋和音响世界里，给人一种强烈的视听冲击。

所以一进门，每人门票 200 元，司机免票，并且知道，单门票这一项自己就可以分成 120 元了。

坐定之后，一个升降舞台自上而下落到吧台上，上面站着个很像混血儿的小姐，穿着非常暴露，后背几乎是光的，前身戴着胸罩，硕大的乳房有一半露在胸罩的外面，底下穿了一条十分宽大，撑起来像个帐篷似的粉红色裙子。

一位男主持人牵着小姐的手说：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的节目，是俄罗斯小姐芭布柳莎的点歌时段。芭布柳莎小姐是俄罗斯尼古拉大剧院的著名歌星，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她来外商投资休闲中心献演一周。各位女士、先生可以任意点唱中外歌曲，按照竞价的原则，起步价是 288 元人民币，然后各位竞价，直到最高价格为止，上不封顶。现在开始！”

小丁说：“这哪是唱歌，跟拍卖行差不多。”老胡说：“嘘，多看少说。”果然，一个小伙子先叫：“388”语音未落，另一个中年男人叫：“488。”然后竞价一路飙升，1888、2888，一直叫到 8888 了。叫价的人，有外国人，也有中国人，看起来都是老板式的人物，好个面子，一定要在洋女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气派，简直是一群近似疯狂的人。

最后，一个肥头胖脑的半拉老头子，站起来大叫一声：“一万！”

顿时，场内鸦雀无声，再也没人跟上了，于是全场爆发出一片掌声和嘘声。

接着，芭布柳莎小姐唱了起来，边唱边搔首弄姿，最后还走下台来和那个胖老板搂在一起，一边唱一边用身子前后左右地蹭着胖老板，大家又大呼小叫起来，胖老板简直要晕过去了。

郝平问司机：“这女人唱得也不怎么样，怎么叫价这么高呢？”

司机说：“您老板有所不知，他这里的规矩，点歌竞价以后，谁出的价最高，一会那个芭布柳莎就要到谁的房间里去坐一个小时表示答谢。这一个小时，是站着坐还是睡，就由出钱的那个人决定啦！”

“啊！”郝平一边说，一边既录了音，又录了像。

司机说，下面该是艳舞表演了，每天晚上都是这一套。

果然，主持人又宣布：“下面有请美女上场表演精彩刺激的艳舞！”

趁这个机会，侍应生端着各种各样的饮料、食品在席间穿来穿去，有人要这要那，不一会，饮料、食品就卖空了。

司机说：“这里的食品、饮料，价格比外面高五倍，这些冤大头只顾看艳舞，根本不问价，一会就不知道上当了。不过有人也愿意，他们觉得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老虎吃肉的享受。”

在一片掌声和喊声中，一个美女登台了。这个女人只穿着三点式，外面披了一件薄纱，近乎透明，穿了跟没穿一样。她围着台上的一根钢管，扭来扭去做着各种挑逗动作，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舞蹈，就是展示自己的身材而已。

◎农村小说◎

屋角的战争

苗秀侠

8

屋角摸着大树的伤脚，躺床上和他说话。屋角的声音很响亮，大树回来就更亮了。世上最愉快的事就是失而复得了。对屋角来说儿子大树就是失而复得。屋角真的以为粪箕能把大树带到天边去，永远不让他见着，没想到，这粪箕不知发了哪辈子的神经，把大树给送回来了。说白了，屋角和粪箕之间的你争我扯，还不都是为着大树这个孩子，再苦再屈再难，屋角都没有放手大树，这孩子是蘸着他心里的苦水长大的，不容易。大树是这个家的命根子啊。

好几年没跟大树躺床上唠嗑了，屋角有一肚子话要跟大树讲，他东一头西一棒槌的，问到在合肥这几年的事，恶狠狠地说，大树，说说看，粪箕那个驴熊，可能给你吃饱？

爹，瞧你，说得多难听，我干爹……粪箕他挺好的，我们都吃在工地上，有专人烧饭呢。就是菜不太好，面乎乎的，工地上的菜都那样。在我们晚上回出租屋的时候，粪箕有时买炸鸡腿给我吃，他说，我在长身体，不能亏了，不然，身子就长瓢了。

屋角搂着大树的伤脚不出声了。他知道，这孩子说的都是实话。粪箕再怎么坏，也不会亏待大树。他所担心的，当然也不是这些，他是担心，粪箕把啥话都挑明，让大树跟他生分哩。

你说，你咋能扔下我就走呢，一走还两年多不回。屋角又问话了。大树说，爹，我这不是打工吗？粪箕确实是不让我回来的，他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志在四方，不挣够盖楼的钱，有脸回家？我想他说的也对。他不让我回来，还有一件，是怕你不让我再出门，跟他呕气；我不出门，哪里去挣钱呢？不过，我把你搬家里，也是不对。粪箕劝我说忠孝不能两全。大树还跟屋角说，他中间回过红瓦房，是去年夏天的事，下暴雨，歇了工，他趁机坐火车，偷偷跑回来看他，可是，屋角锁着门出去了。他问老满爷，老满爷说屋角跟一个草台班子在城里四处演出呢。大树是瞒着粪箕跑回来的，看屋角不在家，只好又连夜坐火车回去了。

我确实不在家，我在找你呀。我去合肥找你呢，可是，驴熊粪箕不让我见我……屋角好似逮住了把柄，又开始大骂粪箕不是个东西了。许多年来，这样的骂都在大树耳朵里生根了，他也习惯了。大树不好说什么，只抓住爹的小手，先还支楞着耳朵听，后来就瞌睡过去了。

屋角睡不着，他睁着两眼，在心里跟大树说话，他跟他娘成亲那会儿，还差点就不要了他娘哩。还有，大树上面其实有个姐姐。如果他姐姐活着，已经是 20 多岁的大姑娘了。屋角只敢在心里跟大树说这些，听着大树轻轻的鼾声，他说到天亮。

就那一盘炮，毛凤算是跟屋角拜堂成亲了。晚上，屋角抱床被子到厨房去睡。家里只有两间屋，一张床，娘怕在厅里搭铺碍事。临出门时，屋角娘说：“屋角啊，你别冻着了毛凤啊。”咣当一声关了门。

可是，第二天，屋角娘从厨房里起床时，发现屋角还原模原样坐里间的床边。屋角坐的是一只小矮凳，他的小腿腿刚好可以挨着地面。可能是听到门响吧，毛凤在被子里蠕动了一下。屋角娘说，毛凤啊，你别动，我这就做饭去；屋角，你给我去扒豆秸烧锅。屋角的腿已麻木了，晃动了半天，才走出屋门。

白天屋角娘和毛凤在门口晒太阳，村子里有人来瞧新娘子。毛凤坐着，脸上有着笑意。屋角透过人缝看她，发现毛凤被人看得有些羞，这从她渐渐红起来的脸上可以看出。毛凤长得真不赖，脸盘雪白，鼻子挺挺的，小嘴唇红红润润，那开着两朵花的眼睛很好看还要有灵气，仿佛在跟每个人对话，却看不到每个人，便有着好眼睛的人所没有的温存样。人们都叫屋角是新郎官，屋角任人笑着，脸上却是一副呆相。

晚上，屋角娘还要睡厨房，她临出门把惟一的一只方凳放床边，把屋角拉到屋外说：“我的儿，娘昨天没想周全，知道你上床难，你先从小凳上到方凳，就能到床上了。有什么作难的，你再这样毛凤就作难了。”

屋角娘没想到屋角又是那样坐了一夜，身上披着一床旧棉絮。她一把把屋角拎到了院子里，一耸耸到地上，急吼吼地说：“屋角你要咋样，你没有上她的床？”

屋角捏着嗓门说：“娘哎，你把人咋弄来的就咋走吧。”“你嫌弃人家？日你娘的，我托人访了多日才访到她，你不瞧瞧你自己，人家比你强八帽子呢。”

“不是！”屋角为自己分辩，“人家大闺女长得排场，我配不上，再说，你又要养一个人，咋成？你还是让她嫁个好人家。她是瞎子，我是婊子，我们两个绑一起，日子没法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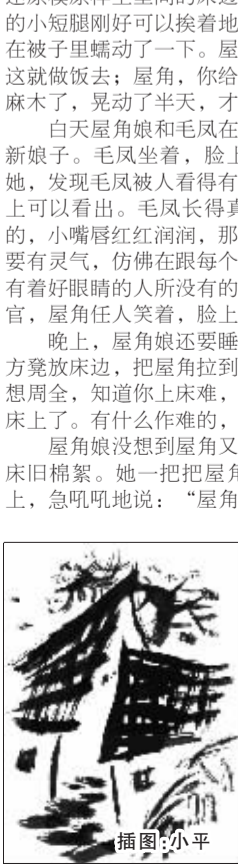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小平